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五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煬帝亡隋

隋文帝仁壽四年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煬帝大業元年春三月丁未詔楊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戸以實之廢二崤道開葼册道　敕宇文愷與内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内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

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
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黄門侍郎
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
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
皐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宫於東京四時祭
高祖　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内爲海周十餘
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宫殿
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内縁
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
樓觀窮極華麗宫樹秋冬彫落則翦綵爲花葉綴於

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翦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秋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

道場玄壇樓船板艙黃篾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艖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衞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

府儀同三司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衞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爲太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袞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爲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爲華盛以稱上意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

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塡街溢路亙二十餘里　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秋七月甲戌元德太子昭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爲秦王　冬十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

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齊温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

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
右易處又有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
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毦課京兆河南製其
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
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
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
修謹
三年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丙
申車駕北巡　六月帝過雁門自榆林出塞甲士五
十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作觀風殿及行城周二千

步八月幸突厥啓民帳而還事見突厥朝隋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横所亙將二萬里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湊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

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

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三月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　帝無日不
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
幸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
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
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秋七月辛巳發丁
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九月辛未徵天
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爲東都　戊子上自東都
西還　二月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
右乙亥幸扶風舊宅　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

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　五月乙亥上大
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亙二十里　庚辰入長寧谷度
星嶺丙戌至浩亹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黄亘及
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　六月辛丑帝謂給事
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
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
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
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召使入
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
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

課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
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
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悅癸丑置西海
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
劉權鎭河源郡積石鎭大開屯田捍禦吐谷渾以通
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
五十五戸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
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
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
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塗險遠及

遇寇抄人畜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　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蠻夷使者陪階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飢餒沾溼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太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　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六年春正月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藉以龍須席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

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爲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晶慶之孫也

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閒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鉅鼂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飮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鼂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二月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具圖奏之衡乘閒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願留神稍加

抑損帝意甚不平後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暕攜皇甫詡從駕及前幸涿郡祠恆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譴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築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復譴之榆林未幾敕衡督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久乃得釋除名爲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宫草頓欲東巡會稽七年春二月己未上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船前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詔討高麗討高麗事見隋討高麗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

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
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
人共推米三石道塗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
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
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
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
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
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
有豆子䴚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
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

霸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同縣孫安祖亦集無賴少年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鄃人張金稱聚眾河曲蓨人高士達聚眾於清河境內爲盜事見唐平河朔　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三月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　夏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　秋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

城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亡失蕩盡　九月庚寅車
駕至東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　己亥命刑
部尚書衞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帝復
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不聽　三月丙子濟
陰孟海公起爲盜保據周橋衆至數萬　丁丑發丁
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
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
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閒格
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

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　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太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閒衆至數萬　秋八月玄感兵敗爲其弟積善所殺執積善送行在所磔玄感屍東都市　癸卯吳郡朱燮晉

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爕本還俗道人涉獵經史頗
知兵法形容眇小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
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
常執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涿郡
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爲五營以
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顗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
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　辛酉帝使大理
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與留守樊
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
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

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旣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阬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祕書郎虞

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
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
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九月己卯東海民
彭孝才起爲盜有衆數萬　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
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　劉元進帥其
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
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
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
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邽魚俱羅將兵
討之　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

於清河孝慈敗死　十二月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眾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烏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眾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

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
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
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
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
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
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
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
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
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
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

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日之閒歸首略盡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爲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祏俱亡命爲羣盜

十年春二月議伐高麗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　夏四月車駕至北平

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

衆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爲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爲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幷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鎭班師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　十一月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爲盜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鎭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閒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爲宜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　十二月壬申

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爲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乃少留兵圍五柵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郡丞張須陀

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
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
盧明月眾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
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
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人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
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
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
柵煙燄漲天明月犇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

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高祖以渾爲穆嗣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郕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姓李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虎賁郎將

河東裴仁基告渾反帝收渾敏及宗族三十二人殺之　三月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以衛尉少卿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選補郡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事見太宗平突厥）　九月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

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眄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衆十萬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自稱將軍城父朱粲始爲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衆爲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　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

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阬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爲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衆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袞以木爲之間以伎航酒船

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閒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恆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歴山飛別將甄翟兒衆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

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曰老革多奸以賊脇我欲批

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卽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衞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

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總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爲盜虞世基以盜賊充斥請發兵屯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戊辰車駕至鞏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斬

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稜將宿衞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恆山寇高陽　冬十月己丑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爲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與突厥交市帝怒將斬之已解衣辮髮既而釋之賜述爲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

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韋城翟讓亡命於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往從之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亡命往來諸帥閒說以取天下之策　鄱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興攻陷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衆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冬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

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爲所有　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淵數帀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楊善會討擒之餘衆皆歸竇建德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

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

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爲末或煑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法

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間賊帥格謙擁數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渤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衞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奮擊大破之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事見唐平江淮　丙辰竇建德自稱長樂王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朗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瑯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於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鷹揚郎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北連突厥馬邑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自稱太守事見唐平河東

李密翟讓襲興洛倉破之讓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即位稱元年事見唐平東都　三月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　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

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爲太公以其弟子政爲尚書令子端子升爲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　夏四月汾陰薛舉劫金城令郝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事見唐平隴右　李密帥衆據回洛倉以逼東都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閒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

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五月甲子唐公

李淵舉兵於晉陽　秋七月李淵發晉陽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　薛舉自稱秦帝立子仁杲為太子　驍果從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於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恣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戊午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淵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趣長安庚申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冬十月淵至長安　羅川令

蕭銑自稱梁王 十一月淵迎代王即位遙尊煬帝
爲太上皇進封淵爲唐王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
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
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
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
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
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候卜
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閒大
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

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陽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候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録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溼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毁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

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

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
義醫正張愷勳侍楊士覽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
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
閒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
爲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曰天下事一朝
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自是無復言
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覽智及
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
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
等亡去正如竇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

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爲主結約旣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駑怯聞之變色流汗旣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識者云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爲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廄馬潛厲兵刃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閤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鍵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

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喧囂問何故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爲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衞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衢巷燕王倓覺有變夜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猝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衞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衞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殿內宿衞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衞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

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愼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爲亂兵所殺盛楷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爲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爲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者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閤虔通與元

禮進兵排左閤魏氏啓之遂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窗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本帝爲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爲上江米船未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

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地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塡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

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爲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罌貯毒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后與宮人撤漆牀版爲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衆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

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恆相猜忌帝聞亂顧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緩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衞大將軍來護兒祕書監袁充右翊衞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晶梁公蕭鉅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裴蘊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定遣報虞

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與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伋謂世基子符璽郎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必將有亂雖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旣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化及化及集衆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

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闔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旣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臥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令發詔畫

敕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爲左僕射士及爲內史令裴矩爲右僕射　戊辰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　宇文化及以左武衞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總領留事壬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爲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衞部伍皆擬乘輿奪江都人舟檝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驅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

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襲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内諠知事覺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値内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有人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奉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愷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

參至彭城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温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爲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

以後軍襲殺化及便立德戡爲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爲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縊殺之幷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帥衆具牛酒迎之　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　煬帝凶問至長安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

戊辰東郡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
六月乙酉唐奉隋帝爲酅國公　宇文化及留輜重於
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李
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
渡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淸淇
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
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
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
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
逆欲規簒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

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所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謀爲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

時李密請降皇泰主令先平化及賜以詔書密受詔東擊化及王軌降於密化及大懼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等皆降化及趣魏縣詳見唐平東都

秋八月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備天子儀衛改葬於

江都宮西吳公臺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瘞於帝塋之側　九月辛未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事覺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强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族滅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竇建德數相鬭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恆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

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冬十月丙戌皇泰主以王世充爲太尉二年春正月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拔魏縣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　閏二月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眾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

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將士若受其降將何以爲軍賞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柰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旣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

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幷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　夏四月癸卯王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　戊申世充奉皇泰主爲潞國公　乙巳王世充即皇帝位　五月王世充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縊殺之諡曰恭皇帝（事見唐平東都）

張溥曰煬帝亡隋與胡亥亡秦後世同譏二主性皆不仁廣尤矯飾顧其悖逆天紀屠戮骨肉

行事多相類扶蘇矯詔自殺十二公子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杜將閭昆弟呼天拔劍子高死願葬驪山足書曰自作孽不可活亥惡貫盈亡秦者胡蓋繇於此隋太子勇廢爲庶人升樹叫呼不得一見文帝及抵牀遣追反速之死十男毒殺竟無存者天生兄弟分形共氣平居順齒患難在原兄爲天子弟爲藩臣人倫榮遇情尤有加奈何以弟殺兄舍順效逆夫身卽肢體兄弟手足世未有手足斷裂肢體聯屬者也廣亂父姬罪甚於亥趙高教胡亥悉耳目窮心志於是

復作咸陽宮欲如煬帝千乘萬騎縣絡山谷奇服巧態炫溢後房卽始皇遜不如亥病未能也夫樂天下之樂憂天下之憂天子之事也以一己之樂易天下之憂後世人主之失也始樂而不節則民貧繼樂而無制則民死天子以人之死爲樂天下亦必以死反之彼遼東之歌哀於清夜江都之夢徵於西閤人情實然豈獨天道隋師入陳君臣詩酒不輟驛啓壓封文帝笑之廣親承其弊亦惡聞盜賊手斬宮人亡主諱亂繫其性情臨事而蔽大愚一軌此虞世基所以

用趙高之術宇文化及等所以尋閻樂之逆也廣遊倖荒淫汲汲顧景惟恐不足迺語蕭后卽亡不失長城公然蕭后不妒之德或亞沈后而煬廣人倫之惡十倍叔寶欲班同三品死葬芒山惡可得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高祖興唐

隋恭帝義寧元年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

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宫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

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
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
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
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
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
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
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
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
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
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

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幷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幷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閒屛人說淵曰今王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

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

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爲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爲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眞人起於其分非公而

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旣死公不思變通必爲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亡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鎧文水武士彠前太子左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興兵儉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傑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卿姑自重吾將思之憲邕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

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

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

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
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
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
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
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
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
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
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
路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
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

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恟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它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

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

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菓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己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

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癸巳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温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源爲戸曹晉陽長上邽姜謩爲司功參軍太谷長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義陽屯爲左右統

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隷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隷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贍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　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

爲急故也當爲汝貴之不足爲汝費乙巳靈壽賊帥郗士陵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爲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己巳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

其衆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之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

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丙寅遣其
大臣級失特勤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
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已使祖君彥復書曰
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
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
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
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
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
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
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

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吾
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
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
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
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蚤膺圖
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
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
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
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
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

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圖李密雖云連和奸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

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八月己卯雨霽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

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為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

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

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援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河東縣戸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

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己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渡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營於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

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逼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九月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璹元璹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

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
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
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
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
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
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
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
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
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
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蚤招懷也屈突通

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

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籀以字行志寧
宣敏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無忌
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
散大夫無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
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
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
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
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
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
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

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德棻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盩厔武

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
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
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
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竝
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
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
煌公世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
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翊衛將軍
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淵
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

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傑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丘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璡琮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

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竝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

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

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毁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煬帝爲太

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爲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日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爲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

今義師數萬竝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爲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己巳以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　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爲景王考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　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事見唐平隴右）　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璡爲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　李孝恭擊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

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

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欷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

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劉文靜等引兵東略地取弘農郡遂定新安以西　甲辰李淵遣雲陽令詹俊武功縣正李仲袞徇巴蜀下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詔唐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唐王既克長安以書諭諸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及盜賊渠帥氐羌酋長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璹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三月

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鎭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　乙卯從秦公世民爲趙公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

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有司　夏四月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五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卽皇帝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爲刺史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黃臺公瑗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竇威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爲

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
郎主簿陳叔達博陵崔民幹並爲黃門侍郎唐儉爲
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
書蕭瑀爲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爲戸部尚書蔣公
屈突通爲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
瑗上之從子懷恩舅子也上待裴寂甚厚羣臣無與
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
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
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
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

自理上嘗有赦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
大業之世內史宣赦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
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
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
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
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己卯祔四親廟主追
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
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
考元王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
追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瓜公白駒爲平原王蜀公孝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康王安吉公神符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乂爲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渤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乂奉慈弟子道玄從父兄子也　乙酉奉隋帝爲酅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竝付所司量才選用

丁酉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閒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伎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

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致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閒而然也願陛下愼之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秋九月虞州刺史韋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久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十一月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坂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爲君素所擒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　冬十二月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

素爲木鷲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王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劵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

性嚴明善御衆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等殺君素以降傳首京師

二年秋八月丁酉酅公薨謚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張溥曰沛公劉邦起兵在秦二世之元年九月唐公李淵起兵則在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之五月也二世立三年趙高弑之隋煬荒淫十三年始弑於宇文化及兩君無道同其數修短則異然漢唐眞主仗義驅除咸在紂惡既盡之日是

以興師未幾其王先亡也唐公遠祖虎在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與淵親愛復姓李氏顧方士言天子之讖民閒歌桃李之章猜忌如煬危且不保淵女甥王氏在後宮煬問淵死否懼而縱酒納賂以自晦其不爲李洪兒者幾希隋申公李穆初薨孫筠當襲爵叔父渾使兄子善衡殺之以國賦賂宇文述請紹封後食言述乃遣裴仁基告渾反推從子敏爲天子於是敏渾善衡宗族三十二人皆死此亦渾殺筠之報然朝廷既以圖讖戮人姓氏相求何厭之有淵幸

得全反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命有天下者其
人日在側不可得而殺也淵在晉陽擁兵自強
頗無大志子世民請之裴寂劫之強而後應是
惟懼私宮人中死法以爲反亦死不反亦死與
其死也寧爲賊耳然主之者實世民也子不能
匡父以正而迫之以淫懼之以死弔民伐罪而
先表餌其父發慮之始已胎武韋楊妃之禍帝
王舉事義利順逆介在毫髮可不辨哉高歡討
尒朱氏詐爲書稱兆以六鎮人配契胡激其用
命淵欲起兵則使劉文靜詐敕發太原西河鴈

門馬邑民爲兵集涿郡擊高麗用民之憤使人以急陳勝吳廣亦繇此起兵不厭詐其是謂乎竇毅女淵之妻也柴紹妻淵之女也毅女少時聞隋文篡周自投牀下恨不爲男子救舅氏患紹妻一婦人歸鄠縣別墅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英武豈下世民夫唐公家庭其無志天下者或淵耳若妻若子若女咸久有圖隋之心四海之略淵又何能與異且淵卽不叛隋度其執節死義必不能爲堯君素則不如任賢子而起大事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六

